赞比亚：南部非洲的异域风情

陆小米

赞比亚位于非洲中南部，这个美丽的内陆国家河流众多，水系发达，水力资源非常丰富。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70多个族群部落、30多种语言分支使赞比亚显出了更为丰富和独特的文化多样性。“这些构成了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赞比亚。”赞比亚旅游文化部常务秘书长斯底帕腾先生不无自豪地对笔者说。

盛夏的北京，正是酷暑难耐，而南半球的赞比亚，却恰逢一年中最凉爽舒适的干冷季。在中赞建交进入金禧年之后，笔者跟随中赞经济文化交流友好促进代表团走进这个美丽的国度，一幅美丽的异域风情图卷在我们眼前缓缓展开。

双彩虹下的“霹雳之雾”

维多利亚大瀑布位于赞比西河的中游，赞比亚与津巴布韦接壤处，宽1.7公里，最大落差108米，为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两国共有，是世界三大瀑布之一，位居世界七大自然奇迹之列。由于瀑布落下时声如雷鸣，当地居民称之为“莫西奥图尼亚”，意为“霹雳之雾”。

当地朋友介绍说，1.5亿年前地壳运动所造成的岩石断裂谷正好横切赞比西河，形成了维多利亚瀑布。准确来说，这是一个瀑布群，最宽处1690米，最高处108米，由“魔鬼瀑布”、“马蹄瀑布”、“彩虹瀑布”、“主瀑布”及“东瀑布”共5条将近百米的大瀑布组成。

隆隆水声越来越近，眼前出现一个宽不见边的千丈峡谷，原本潺潺流淌的赞比西河至此飞流直下，顷刻间跌入100多米深的峡谷中。只见千万条雪浪翻滚，湍流怒涌，仿佛上帝之手将那千万匹银练在我们面前同时舞动，令人叹为观止！

在东瀑布与彩虹瀑布之间，横跨空谷有一座“刀刃桥”，桥如其名，长30余米，宽不到2米，走在桥上如悬在半空，行在刀刃上。穿上雨衣，登上凌空而建的刀刃桥，立刻就陷入了瀑布溅起的滂沱大雨的包围中。只听四周瀑声如雷，仿佛千军万马在身边呼啸奔腾。不知转过几个曲折后，雨水骤停，眼前空谷连绵，瀑布也好似温柔了不少。回头看一看，不远处，不知何时出现的两道彩虹，在天边划出了优美的双半弧。

让动植物“野蛮生长”

在赞比亚，人和动物不分高下，对生命和自然的尊崇几乎是下意识的。一次，我们在山路上行走，遇到一条小蜈蚣，领路的当地人当即弯腰，顺手把它捉到一边草丛里，以免被路人踩到误伤。

在利文斯顿博物馆，展厅中有一面用栏杆围起的镜子令人印象深刻。走到镜子前，每个参观者都会看到镜中的自己被困在围栏中，由此反思人与动物的关系，提醒人类尊重大自然中的每个生命。

在赞比西河边，当地一位官员指着河对岸的一座小岛告诉我们，小岛上都是野生动物，曾经有人想对此进行商业开发，但这一想法被坚决否定了。所以那里至今仍是动物的天堂，“它们甚至从未见过人类”。

正因如此，赞比亚的生物多样性得到很好的保护，动植物都在这里“野蛮生长”，自在撒欢儿。即便行驶在路上，你也可能与各种各样的动物“偶遇”。在这里，笔者看到车边的猴子们抢地盘、打群架；路边的大象用长长的鼻子卷着树叶吃；还看到跪着吃草的野猪，那样子真是萌翻了。

乘船沿着2公里宽的赞比西河道顺流而下，两岸是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两国的国家公园，植被葱绿茂密，树林里不时可以看到大象、野猪等动物的身影，而在静静流淌的河水里，随时能看到河马和鳄鱼。

热爱舞蹈的赞比亚人

骨子里的舞蹈基因

赞比亚全国共有73个部族、30多种语言分支。来赞比亚，不能不感受其丰富的部族文化，而部族文化最绚丽的篇章，莫过于多姿多彩的传统民族舞蹈。

在卢萨卡的一个文化村里，来自赞比亚各地的顶尖艺术家们正在举办一场小型的优秀舞蹈节目汇演，供中国艺术家们观摩挑选。

中赞经济文化交流友好促进代表团团长王兰萍告诉笔者，今年金秋季节，从这些节目中挑选出的优异者将组成赞比亚舞蹈艺术代表团到中国多个城市巡演。

泥巴垒起的几层观众席，中间一个比地面略高的圆形土台，四周围一圈草席，这便是“剧场”了。没有座椅，没有顶棚，更没有灯光音响，一群身着艳丽民族服装，却一律光着脚的艺术家们就这样上场了。当歌声唱响、鼓点敲动，他们舞动身躯时，仿佛舞蹈的精灵附体，每一个关节、每一寸肌肤都在飞扬律动。

走过几个村子，笔者发现，赞比亚人性情开朗，能歌善舞，跳舞不仅是他们最喜爱的娱乐方式，更是他们的社交方式。在利文斯顿一个叫玛拉姆巴的文化村里，大树边、茅屋旁，照旧是简陋的圆形舞台。

笔者前面坐着一位抱着娃的女子，她随手把娃交给旁边的同伴，跳上舞台就和演员们一起舞动起来，竟然完全跟得上节奏，让人不得不感慨赞比亚人天生的舞蹈基因如此强大。北京协力环宇文化交流中心总经理陈晓霞一直致力于中非文化交流，曾多次来到非洲，她告诉笔者，传统民族舞蹈深深植根于民间土壤，这正是赞比亚民族文化枝繁叶茂的根。

爱好中国文化的酋长

在南部非洲历时千年的班图人大迁徙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大小部落和王国，酋长在各自领地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赞比亚独立后，仍然保留了酋长制度，并对其进行了利用、限制和改造，在全国给予各级酋长崇高的地位，让酋长在一定范围内参与国家和地方事务。对于传统的赞比亚人来说，他们特别重视对祖先神灵的祭拜，而酋长又被看作祖先意志的化身，是能与祖先之灵通气的人，重大的祭祖仪式都要由酋长主持。由此形成了尊贵神秘的酋长文化。

在赞比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李维群先生的安排下，我们在大树村拜访了木昆尼王族高级酋长帕拉芒特先生，酋长在利文斯顿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听说大瀑布一带都是他的领地。击掌行礼后，走进他的茅屋客厅。迎面是一对巨大的象牙围着一把象征着权力和威仪的宝座，扶手上分别雕着几头大象。宝座前面伏着一只头部隆起地面、披着完整虎皮，正张嘴仰头长啸的猛虎标本。猛虎身子前后插着几支弓箭，如此装饰使整个屋子透出莫名的神秘。

好在酋长本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茹毛饮血的模样，倒是穿着皮鞋T恤，是个“现代人”。酋长对中国人十分友好。据说，本国人见他必须单膝跪地以示尊敬，而我们则不必了，只需击掌致意即可。他告诉我们，他去过两次中国，“非常喜欢中国”，如今，他把自己的几个女儿都送到中国留学了。“中赞两国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构成了各自的文化魅力，欢迎更多的中国朋友来赞比亚体验和感受。”他笑着说。

题图为维多利亚大瀑布 （本版图片均来自于百度）

国人看世界

爱上青年客栈

刘云燕

旅行，住宿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以前喜欢住快捷酒店，方便，舒适。慢慢的，我开始喜欢民宿和青年客栈。尽管条件说不上奢华，体验却是绝对独特。

青年客栈往往没有过多繁杂的装饰，自由率真，充满了文艺青年的小清新。有的客栈就在古老的街巷里，一个小院，几间民房，门口挂着吉他，墙壁上随手涂鸦，却彰显着一种自由不羁和文艺之风。

有一家客栈，一进门是一个大大的展示墙，不仅有形形色色游客留下的相片，还有用很多很多火车票贴成的中国地图。细细地看那些车票，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或高铁，或普客。只为了圆梦，圆一个浪迹天涯的梦想。

小小的院落，即使在盛夏，也显得凉爽宜人。一棵巨大的石榴树，枝繁叶茂，将小院映衬得绿荫一片，亮色的阳光斑点在树叶间跳跃。一盏旧时的马灯就挂在墙壁的一角，似乎无论岁月如何流逝，马灯都挂在那里，为人们带来光明的指引。

墙壁上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无限网络的账号和密码，还写着：本店长期招聘。因为“聘”字不好写，索性用了拼音。这种可爱的做法，让人不禁莞尔。

喜欢在拉萨青年旅社度过的时光，那个旅社到处是五彩的哈达，浓郁的藏族特色。清晨，拉萨雨声哗哗，我们被困在客栈里，却丝毫不寂寞。房间外是一个巨大的有顶的露台。我们坐在那里，有绿植，书吧，舒服的沙发。一边听着雨声，一边喝杯咖啡。不久，藏族姑娘来做卫生，她们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一边搞卫生，一边唱着动听的情歌，仿佛天籁之音。不久，人们陆续从房间出来，大家坐在一起，聊林芝，聊墨脱，聊雪山，聊圣湖。每个人的眼睛都亮晶晶的，似乎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知己。而梦想在此刻，也可以“以梦为马，随处可栖”。

喜欢在北京后海的青年旅社，我们逛完后海和胡同，走到那家小小的客栈。到处是鲜花盛开。我们喜欢坐在客栈小小的酒吧里喝茶，看电影。年轻的人们坐在一起，吹吹牛，侃侃大山，说说梦想，没准儿也会有个美妙的相遇。

而济南的青年旅社，更有泉城特色。客栈依泉而建，古朴自然。几簇花，一笼鸟，泉水叮咚。客栈的墙壁上涂抹着济南的风景和名人。泉城的特色，进店可感，只等你来。

青年旅舍多为上下铺，天南海北陌生人，此生可以有缘在这里相聚。我们走过不同的风景，我们有过不同的人生经历。在这里，我们享受着人生最美的旅行。

青年客栈一角

奇幻梦游萤光湖

张宏宇

萤火虫多生活在潮湿树荫地或草丛间，夜间在低空飞行活动。现如今在大都市已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了，林立的高楼大厦，城市的喧嚣嘈杂，让它们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为了再见萤火虫美丽的姿态，我们来到了萤光湖。

萤光湖，是一个特大型地下暗湖岩溶洞穴，位于山东省沂水县城南部的时密山下，是一处地下萤火虫水洞神秘世界。该溶洞全长1200米，洞中地下湖水量充沛，碧水长流，幽深莫测。

走进萤光湖幽暗的溶洞口，一股清凉气息扑面而来。幽暗而深远的溶洞内，被各种颜色的彩灯映照得犹如仙境。顺着湿滑的青石路漫步走去，水意渐浓，甚至能闻到一股清冽甘甜的味道。洞中大量的钟乳、奇石等奇特景观，吸引着我们，不知不觉便到达了一片水面。

临近湖边，众人坐上一条可以容纳20人的小船。或许是由于洞内黑暗，也是为了保护萤火虫的生长环境，船是人工滑行的，由船夫拉着，沿洞壁上设置的缆绳，顺水而行。这样船不会发出声音，以免打扰萤火虫正常的生活。由于水面黑暗，我们看不清周围的环境，但可以听到轻盈的水声。

光线越来越暗，船行一分钟后，便进入了一片漆黑的区域，伸手不见五指，船家开口提醒我们关掉一切光源，这儿便是萤火虫生活的地方了。我们不由地屏住呼吸，怕惊扰了这群可爱小家伙。

抬头望去，飞来飞去的萤火虫，让我们眼前一亮。船再往前行，瞬间便满天“繁星”闪烁，成千上万只萤火虫犹如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如一条华丽无比的钻石项链悬挂于夜空，又如四季变幻无穷的奥妙星空，让人浮想联翩。我从没见过这般壮丽的美景，石壁上星星点点地聚集着大量萤火虫，它们有的慢慢飞动，如镶嵌夜空的繁星，有的急飞，就像流星划过夜空。

萤火虫在夜色中游动，像在寻找白天遗失的梦。成千上万的萤火虫像无数闪烁的星光，在穹顶间闪烁，洞壁处如同挂了千万盏满天星一般，生动壮观。那星光点点处，仿佛就在我眼前，我不由得伸手去抓。萤火虫不知疲倦地闪烁着，在黑暗静谧中一闪一闪地飞舞，而此时整个萤光湖却静如处子，让人如同置身于奇幻梦游中。

小船继续前行，一丝光线袭来的时候，已至洞口，但萤火虫闪亮的姿态，依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同船人不禁哼起了一首歌：“萤火虫萤火虫慢慢飞，燃烧小小的身影在夜晚，为夜路的旅人照亮方向，短暂的生命努力的发光，让黑暗的世界充满希望……”真希望这样美好的地方，永远不被世俗的喧嚣污染，留给我们疲惫的心灵一片栖息地。

题图为萤光湖溶洞内景。

古村杨源看“人鱼同乐”

杨则生

杨源古村

福建省政和县杨源古村，山清水秀，千年倒栽杉，虬枝缠绕，苍劲挺拔。147栋古民居一栋挨一栋，窄小弯巷悠长。溪流贯村绕行，廊桥跨溪而立，《鲤鱼溪护鱼禁约碑》屹立观鱼亭墙隅。英节庙里，戏曲爱好者们正屏气静听粗犷诙谐腔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平戏。

跨上湿滑石阶，走过烟雨缭绕石拱桥，临溪而立黑瓦土墙边，几十位“观鱼客”，不时将光饼整片抛入绿水碧波中。鱼儿争先恐后，竞相觅食，引来阵阵爽朗笑声。

“人鱼同乐”的独特人文景观颇有历史渊源。唐朝大将张谨镇压黄巢起义，在15公里外铁山镇九战丘激战负伤，不治身亡。一年后，张谨之子张世豪祭扫父墓，途经杨源村时，举目眺望，山峦迭起，溪涧交错，水清土沃，随手拔一棵杉树倒插泥里，抓过几条鲤鱼丢入溪水，仰天呼道：“来年，树能成活，鱼能成群，此处注定是个风水宝地。”一年后，树成活，鱼成群，张世豪举家迁此定居。自此，制定护鱼禁约，代代相传。

杨源村民们敬畏鲤鱼，溪中鲤鱼若亡，捞起举行祈祷仪式，安葬在背倚青山、面朝清溪的鲤鱼陵。村民们取卵石、垒街堤、铺幽径、设流坎、增活水。一派“小桥流水、皓月杨源、人鱼同乐”的景观。

转身步入古巷，脚底稀稀朗朗的碎石，仿佛回响着1100年前古村道繁忙的脚步声。两侧土墙，遗留着千百年风雨的侵袭痕迹。檐墙、马头墙、风火墙，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无论是墙上门窗精致细腻的木雕，还是庭院门前精湛的石雕工艺，足让八方游客细细品味。

古宅门框外贴着大红对联，热情的主人忙忙碌碌，炉灶口煮开水，锅中炒豆子、南瓜子。悬挂式饭桌上摆满茄干、菇干、笋脯咸食和糖醋姜片、地瓜干、芋丸、南瓜丝等甜食。主人端来大碗鸡蛋花，倒入芳香四溢云雾茶中。客人们边品茶，边吃甜咸食，拉着家常。

傍晚时分，从古村走出，不知不觉间迈入兴建于北宋崇宁年间的英节庙。此时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将最后一片光芒洒在英节庙土墙黛瓦上。庙里，一串串火红灯笼随风摇曳。四平戏开场前，台下早已坐满人，只待铿锵锣鼓响起。演员们在台上唱念做打，观众们在台下喝彩叫好。对村民们来说，夏日的夜晚，看一次四平戏，就是最大的满足。

“四平戏”又称“四平腔”，由明代中叶时期流行的四大声腔之一的“弋阳腔”演变而成，嘉靖年间盛行徽州、河南一带。张谨的后人将河南家乡的戏带到杨源村，之后就一代代地传下来。逢年过节，结婚生子，建房搬迁，杨源村人都会唱戏庆贺。农历二月初九、八月初六祭祖庙会，一路锣鼓喧天贯村而行，晚上英节庙里，连演三天三夜戏，十里八乡人聚集观戏，感受那份高昂粗犷、诙谐风趣的古腔余韵。

月落梢头，古老的英节庙戏台，曲终人散。锣鼓的铿锵声和戏迷们的唱和依然仿佛回荡在耳边，咏诵着那悠远的岁月……

广告处 电话 65369288 传真：（8610）65003109 总编室 65369316 经营部门 65369399 发行部 65369319 零售1.5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153号